

【津津有味】

新年花灯喜

□王伏

收到快递。是侄女网购的花灯和福字，还有对联。

犹记去岁，潇潇寒雨中回家过年。一到家，满院的红灯笼飘呀飘，过年的气氛迎面扑来，欢喜得很。楼顶檐下，院前屋后，树枝上呀，梁柱头呀，大大小小的红灯笼悬着，红彤彤的穗子舞着，金灿灿的福字飘着……先生拍了视频，发朋友圈：看老家搞的五百万灯光工程！引来一片点赞叫好。

这些花灯，花钱不多，喜庆和吉祥却因此进驻简陋的小院，洋溢在每个人的心间。心中无限感慨：多么好的日子！想起往昔，儿时过年的褙褙与丰盈，特别是父亲带领我们一起亲手做花灯的情形，那温暖的记忆一直留存至今。

物质匮乏的年代，年是大人心中的关，孩子心头的盼。《白毛女》里杨白劳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少时读到，总是又悲又喜。穷人家的年，穷人家的欢。每年过年，我的新鞋是祖母做的，花衣是父亲缝的，南瓜子、爆米花是母亲一点点省下来的……

有一年，过了腊八，也是一夜北风吹，天冷得紧。晨起，父亲揣了弯刀去竹林，一会拖回根新竹，将竹枝剔在院坝边的香樟树下，啪啪破开，声音有如裂帛。凛冽的寒气里，新竹的清香沁心入肺。他动作娴熟，三五两下，将竹子劈成匀称的小块，青黄有别，厚薄不一。爸爸要编笄箕吗？不，我们来做灯笼——做盏花灯好过年，喜气。父亲笑了，不苟言笑的他笑了。在那个寒风吹彻的冬日清晨，他一边削青竹，一边笑着对孙女说：做盏花灯好过年。

我已不记得，父亲是拿麦子还是大米去集上卖了换钱，买回了红红绿绿的彩色纸，还有毛笔、一小盒颜料。竹制的灯笼框架已经成形，扁圆恍若壮硕的老南瓜。接下来，是糊上彩纸，画上图案，缀上穗子。父亲读书不多，也没学过绘画。大地是画布，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就是长在心中的图案。蘸了墨，调了粉，喜鹊登梅、鱼戏莲叶、竹舞清风……父亲忽似得了马良的神笔，那些花啊鸟的，在纸上活起来……

接下来，做花朵和穗子，父亲就要我们参与了。买回来的彩纸，是平整光滑的硬纸。做粘花吊花，做穗子，都需要皱纸，这光溜溜的硬纸多难看啊。父亲根据需要裁好各色纸，拿出筷子，以筷子为轴心，将纸按一定角度方位卷在筷子上，将筷子端端正正立于木桌上，左手扶住上端，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一起用力，顺着筷子将纸往底端压。父亲一边示范，一边教我们，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纸不能散，用力要匀要稳，不能操之过急。待筷子上的纸都被压至底端，他取出筷子，将压缩成团的纸一张一张慢慢展开。哈哈，如风吹皱一池春水，纸张光滑不再，好看的皱纹似水波如涟漪。再将绿的绿的黄的褶皱纸一层层粘起来，月季呀，玫瑰呀，大朵大朵漂亮的花儿开在小木桌上，仿佛春天提前来到我面前。

做好的花灯，悬在屋檐下，红色的穗子飘呀飘。有人来了，一眼盯着：耶！你屋这年过得红火——还买了灯笼！不是买的，做的！我抢着说，我爸爸自己做的！

那盏手制的花灯一直悬在檐下。元宵节过去了，清明节过去了，中秋节过去了，灯的色泽浅了，画痕淡了，花儿谢了，依然没有取下。花灯里，十五瓦的旧式灯泡，那微弱的光穿过荒烟蔓草的岁月，一直亮在那里，亮在我心里……

投稿邮箱：qlwbqg@163.com

【简单心情】

归期倒计时

□潘玉毅

这几日，街上热闹了起来，歇业的街市重新开了张，各行各业陆续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许多在异地打工的朋友也都陆续返城。

明明近乡情更怯的惶恐和期待依稀还在心头盘桓，顷刻便已布满了离乡的忧愁。也许在家的時候，有人嫌父母唠叨，有人嫌亲戚多事，但真要离开了，心中却是“恋恋不忍舍”。于是，忍不住埋怨自己，一个假期总是忙着聚会，没有好好地陪父母说说话。

当许多人坐上开往远方的列车，看着站台上的一幕幕送别的画面，心里忽然还想再听听父母的唠叨——哪怕被他们数落，那也是一种幸福啊！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一趟两趟——虽然从想家到回家再到离家的这段日子，心情总是起起伏伏。

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想家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君问归期未有期”，平日总是教着日子，盼望可以早点过年回家团聚，但好不容易抢到票可以回家了，却因为事业未成，姻缘未就，又有点害怕回去，不知道回去该跟父母说些什么。而且离家越久，越是忐忑。

候着归期终于回了家，看到父母鬓边新添的白发，总想对他们好一点，让他们开心一点。然而，彼此间的谈话又“不投机”，常常以笑声开场，以闹僵结束。父母说的儿女不爱听，儿女说的父母也觉得不中听。对于那些未婚人士来说尤其如此，父母操心着他们的婚事，以至于催婚成了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说得多了，儿女们不胜其烦，当有朋友招呼出去玩时，便乐得溜出去图一清净。到后来，与父母说话聊天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其实，无论父母或者子女，都是爱对方的，所有吵闹的背后都是因为关心。但关心则乱，常常忘了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而时间这个淘气的家伙，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儿女们刚刚适应与父母相处的模式，眨眼之间，假期结束了。等到离家的那一刻，行囊里装着的是父母前一天晚上收拾妥当的衣物和儿女们平日里爱吃的东西，脑海里装的则是父母反反复复的叮嘱：“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天冷记得多穿衣服”“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提前打个电话”……字字句句，满含着父母对子女的爱。

万物有灵。许是感受到父母的不舍，春节里天气也是反反复复，时而雨，时而雪，时而又晴空万里。突然而至的寒潮，让年轻人返城脚步顿了顿。与子女焦躁的心情不同，父母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一丝丝窃喜，因为多留孩子在家住一晚，可以多看他们一眼。无怪乎有人说，年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年年过年，但年依旧是新年，就像儿女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记得一年春节假期结束，我打电话与一位远行的朋友道别，正聊着，却听见电话那头她母亲在旁边不住地问：“明年你什么时候回来？”声音很轻，但落在人心里沉甸甸的。我读书时，每次离家父母也是这么问我的——这不由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写下的一句话：我们走得离父母的视线，却永远走不出父母的思念。

对于父母来说，儿女离家之日，便已开始了他们回家的倒计时。

【席地而谈】

再见了，奶奶

□王晋

早上去五龙潭走了走，风起了，不是昨天送别奶奶的暖阳。

这些个不眠之夜，奶奶的一个个片段，一个个表情总在我眼前。每次见到我，她总是一脸惊喜：“王晋，你怎么来家了？”与她自拍合影，她配合地抿着嘴，一边说“奶奶不像人样了”，一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坐在她身边，她总是那几句，“奶奶多么想你呀，想你们这伙”。来去匆匆，她知道我要返京上班，就垂下了头。在她心里，孩子们“上班上学”，都比守着她们更重要，只能继续盼望下一次见面，“有空再来呀”，她反复叮咛。

几年前回家，她说，奶奶想你们，有时候翻你小时候的照片，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电话了？我心酸落泪。奶奶一生牵挂孩子，就是用看照片填充那些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日子。

有几次，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双眼紧盯着我，费劲地在大脑里搜索，喊着一个个名字，试对了，一脸笑，阳光灿烂。有时，喊了几个名字都不对，她焦急地说，“奶奶迷糊了，快告诉我你是谁”，有时急得直敲自己的头。

她总是侧身躺着，想看看外屋说说笑笑的孩子们。担心她一个姿势久了压到一侧，告诉她“你翻个身”，她点点头，一会儿还会翻过来。上次回家，我索性躺在她身边，攥着她的手。这一回，她安心地睡了，说“咱们都歇歇”。我出门再回来，她高兴地说，“攥手的来了！”

躺在她身边，听着她的呼吸。儿时多少个夜晚，奶奶也曾这样陪伴着我吧？她呼吸声微弱，所谓风烛残年可能就是如此了吧？她的生命像在风中跃动的小火苗，摇曳着，颤动着，坚持着。

奶奶名叫杨桂芳，生于1922年农历二月二。一生照顾三公四婆，照顾爷爷，拉扯了七个儿女，十个孙辈，好几个长在她身边。她对每一个都倾注着爱。小时候住在老四合院里，那时都穷，奶奶在小厨房做好吃的，偷偷把我叫过去，给我一块刚炖好的排骨，她却不舍得放一点儿在自己嘴里。

我怀孕时孕吐反应厉害，吃啥吐啥，啥也不想吃。特地到太原看我的奶奶，洗好桃子送到跟

前，一边喊着“送仙桃的来喽”。有一张照片，她抱着重孙子，笑得那么开心。

奶奶包容，永远念人的好。我喜欢逗她，“奶奶，你这么多孩子，哪个最好，哪个不好？”奶奶马上说，“我儿子闺女个个都好，儿媳姑爷，孙子孙女都孝顺。没有孬种！”我伸出两手给她看，“奶奶，奶奶，你看，十个指头都不一般齐，您的孩子怎么都一样好？”年过九旬的奶奶这次反应更快，“俺十个指头一般齐！”

奶奶好学。她说自己没上过学，是上扫盲班才学着识字，当年还得过“区扫盲班模范”。这么多年，她最爱读《齐鲁晚报》，大事不糊涂，虽然晚年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仅凭一只眼睛的视力还能认清报眼的标题。我二叔叔写的书法龙飞凤舞她看不明白，就让我讲“独坐幽篁里”，讲了一次就能记住。

奶奶善良，一辈子没有与人发生过争吵。谁家有困难，她都要帮一把，老邻居们都念她的好。讨饭的上门，即便家里再穷，奶奶也会接济。有个女的上门喊她“大娘”，谎称是小姑姑的同学，要拿奶奶的金戒指给她妈做样子。奶奶虽然有点儿疑心，但也没有犹豫，拔了几下没拔下来，骗子才没能得逞。

往事如烟，我的百岁奶奶再不能与我对话了。

百岁奶奶在我心里，就像一棵大树，根扎得深，枝繁叶茂，生长出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我们在她的浓荫下享受清凉，在她的枝杈间啾啾吟唱。她荫蔽着我们，护佑着我们，从没有对我们提过要求，只是默默地垂下绿荫。有了她，才有了家族的根系，每逢奶奶诞辰，天南地北的儿孙们就会欢聚一堂。

提到济南，我就会有牵挂和念想。走在这个寒冬的泉城，感觉奶奶的爱也如泉水，默默涌动着，清澈见底，是我在异乡打拼的最强底牌。上百年如一日，泉水宁静，你忙碌时可能会忽略，她的爱和温暖却从未远离。

埋葬着自己亲人的地方，才叫故乡。这个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大明湖被慈爱注满，五龙潭因思念荡漾。青砖路上，曾留下我儿时的脚印，写下我承欢膝下的回忆。

再见了，奶奶！